



中国人在非洲

赵遵生◎著

一部中国人支援非洲的不朽传奇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赵遵生◎著

中国人在非洲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在非洲/赵遵生著.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1

ISBN 978-7-213-04199-0

I. 中… II. 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1610 号

书 名
作 者
出版发行

中国人在非洲

赵遵生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 (0571)85061682 85176516

集团网址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http://www.zjcb.com>

责任编辑

王福群 郑雅来

责任校对

戴文英 张彦能

电脑制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丰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1.875

插 页

4

字 数

34.3 万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4199-0

定 价

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青山处处埋忠骨，
何必马革裹尸还？**

——谨以此书敬献给我们共和国援外合作的先驱者们！



推介序

程飞

赵遵生同志：

你好！

欣闻你的大作《中国人在非洲》即将出版，我十分高兴，衷心祝愿它顺利面世。

长篇纪实小说《中国人在非洲》的主人公申明坤英勇、机智的品质和忘我工作的种种事迹集中体现了我国数十万名援外人员的身与形。他那具有传奇色彩的遭遇和无私奉献的精神，立即把我的思绪拉回到了20世纪六十年代，那段我国援外事业硕果累累的光辉岁月。

那时，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正确领导下，在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紧密结合的原则指导下，团结一致，奋发图强，以坚毅的斗志，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帮助发展中国家建成了近千个基础设施和公益性的成套项目，诸如铁路、公路、港口、电站、供水、农场、灌渠、机场、渔业、水井、邮电通信、广播电视、学校、医院、体育设施、办公大楼、展览馆厅、文化宫、大会堂以及冶金、机械、石油、化工、煤炭、电力、纺织、制糖、卷烟、食品等各类企业，为改善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我国援外人员尽职尽责、生活俭朴、态度谦和、诚信待人、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深得当地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赞誉；中国援外人员与当地人民结下的深厚情谊，有力地推动、扩大、深化了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为我国迅速地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权利，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现在,我国人民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成为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从而加大了对外援助的力度,拓展了对外援助的领域。截至2007年底,我国累计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大洋洲的164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建成各类成套项目1863个,为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友谊铸就了一座又一座标志性的丰碑。与此同时,我们充分运用援外渠道为“走出去”战略和扩大出口积极服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巨额的优惠贷款,派遣青年志愿者出国进行汉语、中医、体育等培训,及时、快速地对外提供了人道主义救灾援助,突显出我国和谐、友善的大国形象。

最近几年,我国十分成功地举办了许多重大的国际性活动,如2006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2008年8月第29届奥运会、残奥会以及有45个国家元首参加的亚欧首脑峰会,尤其是2008年9月25日“神舟七号”载人飞船顺利升空,两名字航员出舱行走,在太空走出中国人的第一步,使我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此时出版《中国人在非洲》可谓正当其时。我作为一名当年活跃在援外第一线老兵,衷心祝贺该书顺利出版,能为我国援外人员继续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为进一步树立中国人民的良好形象,为深入拓展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友谊,为构建和谐世界发挥出它重要的精神力量。

我深切期盼着今天的人们,尤其是青年男女朋友们,随着主人公申明坤走进神秘而美好的非洲,共同历经奇遇、兴叹、感悟、共鸣,你会体察到毛泽东同志的由衷之言——“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也是该书的题旨。无论在昨天,还是在美国金融危机波及全球的今天,中国人都不会置身事外,我们会尽所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只要世界和平了、发展了,我们就会像看到自己伟大祖国的崛起一样感到由衷的骄傲。

此致

敬礼!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前对外经济贸易部)原副部长 程飞

2009年11月1日



前言

阿非里伽洲本与我们亚欧大陆同根而生,不意红海与地中海闹“分裂”,径自漂离了出去,这才成为今天的黑非洲(撒哈拉以南非洲)。

这块 3020 万平方公里的热土,曾有着不堪回首的过去……

早在 15 世纪,英、葡、比、西、荷、德、法诸列强先后杀入黑非洲,巧取豪夺,进而如贩卖牲口一般辗转贩卖黑奴,约有 1 亿的非洲兄弟姐妹从此诀别故土,成了鞭中人、枪下鬼、异乡魂……直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块黑色的热土上的人们才开始一个个挣断锁链,迎得解放。在尼日利亚大学校园内的石雕——母与子,便是黑非洲人无尽哀思与渴望的寄托。

1963 年 12 月 13 日,中国周恩来总理出访非洲十国,由此拉开了中国援非的序幕。中国的举措与昔日的殖民者相比,那可是有天壤之别。“不穷不去、不热不去、不苦不去”,沙漠、荒野、高山、裂谷……可以说我们新中国人开天辟地,无所不至,留下了不知几多动人心魄的故事,谱写了不知几多浓烈悲壮的诗史。新的非洲开始认识新的中国、了解新的中国。

曾几何时,一直以来受歧视、遭冷落的黑非洲,日渐“热门”起来——

东欧去了;

西欧去了;

韩国、日本去了;

台湾亦曾在“台独”势力的把持下拼力以“国”自许,打出诱人的银弹外交。

1998 年 3 月 22 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屈驾前往,承认自己的国家曾从奴隶贸易中获取利益;承认冷战时期,两霸争锋划线,造成了今日恶果难去的冲突与战争;承认过去对黑非洲的忽视。



同年4月29日,方驱散了海湾战争烟云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作为友好使者,出访非洲。

.....

一时间,黑非洲成了世界瞩目的香饽饽。

我们共和国一如既往,在毛泽东“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国际主义召唤中,不骄、不躁,平等互利、相与扶持。继李先念、杨尚昆两主席之后,第三代领导人朱镕基去了,李鹏去了。1996年5月8日,江泽民主席出访非洲六国,带去了当年“五项原则”之后的新“五点建议”。

2

迈入21世纪,2007年1月30日,胡锦涛一行又继2006年11月中非论坛会议后,带着中非共图发展的深挚情谊,出访非洲八国。两年后的2009年2月10日,胡锦涛出访首选并无充足能源的非洲四国与沙特,这正是“金融危机震惊世界”之际,足可“证明中国在困难时候仍记住老朋友,给西方上了一课”(德国《世界报》)。亦诚如胡锦涛16日上午在达累斯萨拉姆各界欢迎大会上所说:“过去、现在、将来,中国人民都珍视同非洲的传统友谊,始终视非洲人民为完全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全天候朋友,同非洲人民永做好兄弟、好伙伴!”

“我们的皮肤是黑的,我们的血一样是热的、红的,我们分得清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这便是诸多黑非洲国家上自总统大臣,下及黎民百姓几代人发自肺腑的坦言。

目录

CONTENTS

推介序 / 程飞

前 言 / 1

第一卷 一进非洲 / 1

- 第一章 并非庆典 / 1
- 第二章 天降“祸水” / 21
- 第三章 沙漠风暴 / 39
- 第四章 风云突变 / 73
- 第五章 首次撤退 / 111

第二卷 二进非洲 / 169

- 第一章 天有不测 / 171
- 第二章 乱云飞渡 / 196
- 第三章 情陷暴雨 / 224
- 第四章 遭遇死亡 / 246
- 第五章 第二次撤退 / 271

第三卷 三进非洲 / 297

- 第一章 踏遍青山 / 299
- 第二章 生命之战 / 327

后 记 / 340

第一卷

——进非洲





第一章 并非庆典

20 世纪末叶，久来被奴役而今纷纷独立的黑非洲热土，已渐渐为世人所瞩目。原始的丰厚，切盼着开发；与世隔绝的落后，静候着变革。即便世袭的王国，也像是在摇摇欲坠中，不敢墨守成规。一些接受了世界新潮流、新观念、新主义的年轻的学生、军官、教授、志士们，更是时不我待，纷纷揭竿而起。

在黑非洲的呼唤中，原殖民者旧情难舍，新的援助者、合作者、投资家、冒险家，由西而东，由东而西，莫不怀着各自的情结与意图，不失时机地去了，在黑非洲演绎出一幕幕七彩纷呈的活剧。

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当时才二十来岁，也义不容辞地去了：造铁路、建农场、办纺织厂、遣医疗队、修体育场、盖国际会议中心……尤其牵动世人眼光的，自然要数飞跨东非大裂谷的“拿金钱往荒漠里扔，绝没有成功希望”的千山国“生命之路”。

离北大国修筑的海港不远，即是“生命之路”蓝图的终点，若从港口市起程往首都东沙，它又是起点。



而这个倒霉的起点，恰恰又是千山国大沙漠的“缘起”。中国专家组的驻地，就在这“缘起”的一个山包上的小坪中，过去这里是殖民者的兵营，二层的砖木结构楼房，陈陈旧旧的，如宗主国的年岁，泛着老年人一般褐色的光斑。因是在山顶上，从沙漠的筑路工地里就能远远望见。不过第一眼望见的倒不是褐色旧楼，而是楼顶上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

一天清早，申明坤出得旧楼，习惯性地对国旗行了个注目礼，随即从车库里驶出“百鹭”——一辆名字动听，却不甚中用的红色老爷车。他是中国专家组组长，是修筑“生命之路”的总工程师，也算得上是统帅了。眼下统领着一头一尾的两个施工队，一个机械队、一个石料场，加上千山国自己的劳工兄弟，有百来号人。

他36岁，稍矮，壮实，醒目的是那颗硕大的脑袋，嘴巴也稍稍大出那么一些。看上去有“头脑”，精干、利索。从军校毕业，他就跟“路”谈上了恋爱，这一谈就是十几年。一口过硬的英语，连千山国的大胡子联邦德国总顾问詹姆斯都自叹不如。半年下来，东非大多通用的斯瓦希里语，他也能大体说出个子丑寅卯。故而翻译安建国一时不在，他也勉强能“独步天下”。

老爷车一驶入自己开筑的公路段，申明坤心头就油然生出些许亲昵，未几，又掠过些许不安。

“北大国算得上是老大哥了，竟那么干脆，回绝了老王爷的请求……”申明坤脑际又钻出同行鲁日托夫的劝阻，“伙计，这路没法修。且不说跨越东非大裂谷，单是这大沙漠，你也休想穿过去。我们已经碰了几鼻子灰啦！”

仿佛是应验，车窗外漫漫流沙在风儿的鼓噪下，打得窗玻璃沙沙直叫，掀得车座七晃八颠，全然是沙海里爬行。虽说是一个大早，赤道的烈日，还是将阵阵的热浪逼得温度表里的水银柱直往50度奔。

申明坤轻哼一声，猝然冒出一句：“还不如西大国哩！”

西大国的专家组组长尼基达是这样回复老王爷的：“生命之路”不是不可以修，若修，至少得20年。惊得老王爷瞠目结舌，好一阵没了言辞！已经这把年纪，哪还等得起？！万般无奈，于是才有老王爷的中国之行。

毛泽东主席的话，顿让老王爷生出希望：“我们总不能自己独立了就不管别人。所谓管别人，当然是指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帮助。”

这希望一生，老王爷便不能自己地叹起苦经：王国有金矿，叫“人家”弄着；有咖啡、有香蕉、有骆驼、有牛羊，却又出不去。海港，请北大国在造；西

大国呢,只肯筑一条不长的石子路,就是这条从首都东沙到海湾港口市的国家生命线,没人愿意接,谁都嫌烫手!



骑着马进入非洲腹地的中国修路队

“我们千山国需要这条公路,就像人需要空气一样;要不,真……”

“既然人家都不接,你们又这么需要,我们就来试试。”

作陪的周恩来总理自然知晓主席的脾气,这“试试”的分量,可不是中国人退缩的余地。没出三天,总理请来了各路专家“会诊”,几番商讨,当场拍板:三年拿下,命令少壮派申明坤领衔出征。

一晃半载,以首都为开端的第一路段已顺利筑成,海港终端这头的沙漠之战也已经打响了。他不担心首都的路,心一直悬在大沙漠那头;至于横跨东非大裂谷的空前之举,暂时还无暇去深究。

“不会顺当。”他不时给自己念着紧箍咒。

不晓何时,小车外已是风去沙静,留下死寂的干热。绕过蚂蚁山,就见到两排铁皮工棚,不几分钟便到了沙漠工地。但见两边的推土机往路心里推着沙,洒水车浇着水,压路机在碾压着路基,中国技工与千山国民工各在其位,忙得倒也秩序井然。

“哎呀,你怎么还没去参加‘庆典’?!”

千山国的工地主任拉·阿登瞄见红色老爷车，也不招呼，几步奔来。他比申明坤小一点，两人早已相熟得到了称兄道弟的地步。他的耳朵上扎了五个孔，镶着金属片，还特喜欢枪，有事没事挎着那支过时的“辛泼莱克”长枪。

“你赶晚了，老王爷倒没啥，王太子可不会有好脸色！去去去，快快快！……”

又是王太子！好些个千山国朋友都跟申明坤提到过这位声威赫赫的大太子了，也许庆典上能见到此人？申明坤一笑置之，在阿登扛枪的肩膀上一拍，还没张口，施工队队长陈大虎已迎了上来：“申总。”

申明坤慰劳一般地伸手一握、一摇，眼睛却审察着路基段的作业，旋即又踱往筑好的路面上查看，问道：“怎么样？”

“这里的流沙神出鬼没的，我现在还不敢打包票。”陈大虎如实呈报。他人如其名，虎头虎脑，只是个子偏偏不“大”。

申明坤在压路机边一蹲，捏揉着浮沙道：“照常规的办法筑路基，恐怕不行；要是能行，就不用我们来了。”

“我们已经照计划掺泥、加水，”陈大虎颌首认同着，“碾压次数也翻倍增加。”

申明坤沉吟着，不置可否。职业的敏感，使他仍有一种潜意识的担忧。

“迪斯马斯，”申明坤叫住驾着推土机的青年，问，“这沙漠地带，旱季最大的风暴该到了？”

“差不多。”叫迪斯马斯的司机瞟一眼着火一般的天空。他二十七八岁，皮肤黑中透出棕色，五官挺挺的，那一撮浓浓的八字胡须很是好看。

“说说看。”

“这里的大风说来就来，说去就去，真要发起狂来，能把人都掀倒，把牛羊都刮跑。”迪斯马斯眼里不觉掠过一缕莫名的恐惧。他忽然想起什么，又道：“噢，还掀翻过北大国那光脑袋专家的蓝鸟车哪！”

“鲁日托夫？”申明坤一笑，“呵，难怪他说我们绝不可能穿过这里。”

“嘀嘀——”！随声驶来一辆英国吉普，车还没停稳，这驾车人就跳将出来：“哈呀，真有你的！凭这老爷车，你也想开到首都去？”来人拍着太熟悉的小红车，就像对自己的小兄弟一般道，“快快，换我这辆车走。”

他是机械队队长邹小龙，人如其名，高高长长。

“哎呀，亏得你提醒。”申明坤拍着草帽下的大脑瓜，“要不，它半路犯了‘老爷’病，我可真只有朝天拜了！”

“等等。”迪斯马斯见申明坤要上车，才记起什么，忙跳下推土机驾驶座，在路基旁的沙地里拨出几只“烤”鸡蛋，往申明坤怀里一送，“我老婆带来的，你路上吃。”

申明坤知道不能回绝，也就不客气地收下迪斯马斯的“烤”鸡蛋，跨上吉普车，“替我谢谢你老婆。”

—

赤道风暴这回倒收敛了些许，申明坤总算能依稀辨识出时隐时现的旧马车小道，驾车颠簸在荒漠野地里。

猛然间，车子一弹，“砰”的一响，他的头顶心撞着车顶，要不是帆布篷，准长出个大包！定睛看时，早已没了路，连羊肠小道也没有了。老天！开的若是那辆“老爷车”，怕是“死”定了。

他暗下庆幸着，一只手取出一只鸡蛋，敲开蛋壳，往嘴里塞“烤”鸡蛋。张口才咬了一半，便定住了——

他瞄见了一头狮子。

申明坤不得不放慢车速，挨将过去。他看清了，狮子是在嗅着人——一个小黑男孩。地下的男孩已经一动不动。莫不是死了？可死了怎么还高高地翘着右腿？那狮子嗅嗅脚底板，大略是在判断，眼鼻子底下这顿美餐犯不犯得着吃？它不吃死人肉。

就在申明坤考虑去留之际，“死”在地下的小男孩蓦然投过来一道眼光。

“他没死？！”申明坤这一惊可不小，下意识地一揪喇叭，大吓了狮子一跳。它下意识地连连后退几步，头颈的黄毛也抖擞起来，冲着这也会吼叫的怪物瞪起灯泡般的狮眼，胡子刹那间根根直竖。

乖乖！申明坤不由得心头发怵。“不能延误。”他告诫着自己，一个加速，车子直往狮子顶去。自然，他一边控制着刹车，尽量不去伤害非洲狮。

狮子倒是始料不及——竟还有敢跟它拼斗的同类？它一怔，闪过一旁。申明坤要的就是这个，趁势一个急拐弯，以右车身挡着狮子，左车身就着小



男孩，几乎同时间，一把推开车门。

“快快！”

小男孩也了得，没有瘫软，不待申明坤张臂揽抱，一跃而起，又一纵身，整个小身子借着申明坤的手力已横翻入驾驶座里。

狮子惊怒了，居然受了小孩的骗！一声山吼，扑将上来。虽说申明坤关门利索，窗玻璃上还是被狮子抓出几团“麻花”，若再迟两秒钟，那就不只是小孩，自己想必也“捐献”了。车子一启动，欲离未离之际，咆哮的狮子寄怒于吉普车，身子一直，前爪竟抠进帆布车顶，往申明坤后脑勺罩将下来。

申明坤也极是敏捷，身一侧，避开爪锋。小家伙也够意思，手指一伸，用长指甲去掐狮腿。

“别动。”申明坤嘴上吩咐，手下已快速启动车子，只听得“吱啦”一声脆响，车篷还是叫利爪抠出一条大缝。万幸万幸，狮子终于被甩到车后。

申明坤长长地舒出一口大气，紧揪着的心这才松弛下来。黑男孩双手攥住救命恩人，跷起大拇指。

申明坤想起什么，用生涩的斯瓦希里语笑问：“你装死，翘起条腿干什么？”

“它真要吃我，我就死蹬它一脚！”

申明坤不禁仰首大笑，笑出了眼泪。真是可爱又勇敢的小男孩。

小家伙 10 岁，是来找放骆驼的爷爷才撞见狮子的。他叫塞古。申明坤发现塞古的眼睛奇大，眼珠子特活，一看就晓得是个地道的小机灵鬼。他伸出手，说道：“我们算是狮口余生的朋友了。”

塞古不知伸手何意，用大眼睛望着申明坤。申明坤拉过小家伙的右手，一握、一摇，解释着：“朋友！”

塞古虽不识汉语的“朋友”，但他感觉到定是好兄弟、好伙伴什么的，连连“呀呀”跟学着：

“朋友！朋友！”

送他回去是没有时间了，只得带“大眼睛”也去“庆典庆典”。亏得申明坤粗通一点当地的斯瓦希里话，两人磕磕巴巴，竟也艰难地“交流”上了。没有了一个人的沉闷与寂寥，时间也好打发多了。